義彼此和樂上下順動此卦序之所以為隨以二體言震男居内兌女居外少女從長男卦體之所以為隨以二象言雷震於澤中澤隨雷而動此卦象之所以為隨彖曰隨剛来而下柔動而説隨此以卦變卦德釋卦名也又曰大亨貞无咎而天下隨時隨時之義大矣哉此總其大要推其效驗以釋卦辭也程氏曰人君之從善臣下之奉命學者之從義臨事而從長皆隨也隨之道利在於正隨而不正則枉道以從

下之人隨聖人之時其為義也可謂大矣又曰非達權知變者不足與語隨時之義此卦其變為蠱卦其象雷在澤中隨之象也其占利於正則大亨也

象曰澤中有雷隨君子以嚮晦入宴息

雷發聲於震之春收聲於兌之秋由震而兌雷藏澤中與時休息為隨時之象曰出於東方之震入於西方之兌自震而兌自明向晦出於明者至晦而入也勞者宴作者息矣所以用隨也天地之隨為晝夜為

常人之情愛之則見其非惡之則見其非妻孥之言雖失而多從所憎之言雖善而以為惡苟以親愛私暱而隨之豈合正理故出門而交則有功也夫初九之官有渝而貞吉者隨時變易而不失其正理事有萬端時有萬變或隨時而用經或隨時而用權或隨時而用寬或隨時而用猛或從上之所命或從下之所宜或從智者之特見或從愚者之一得所隨不同而皆正理之是從此貞吉也以此正道出而交際必

而不循天理之正非聖賢之道也是知隨之初九不必憂其出之无功當憂其渝之失正楊氏曰初九主一卦之動當事變之始其古之發大難當大變決大議者乎主是變也非有以仗天下之正開天下之大公未見其濟也故正則吉公則不失董公進發喪之議而漢有其地故亂正則吉不正則凶也舍御事艱大之言而從十晁錯決削地之議而名項為賊故王是變也非有以仗天下之正開天下之大公未見其濟也故正則吉公則不失董公進發喪之議而漢有其地故亂正則吉不正則凶也舍御事艱大之言而從十晁錯決削地之議而名項為賊故王夫之謀故成東征之功用訓注小人之策而舍裴度

而柔不足以自立故也六二陰不足於明又不足於斷不足於斷故不能違近而趨遠不足於明故兩者之間不知所擇焉

六三係丈夫失小子隨有求得利居貞象曰係丈夫志舍下也

丈夫九四也小子初九也六三與初九同體近係於九四下失於初九舍初從上是舍下隨上如昏之隨明事之從善上隨也得隨之宜也人之隨於上而上

與之凡所求皆可得也然又不可非理枉道以隨於上故云利居貞夫去邪從正固隨道之善而心術不正尤失之大者也孺悲欲見孔子似若得所從矣而夫子不之見何也謂其志之失正也滕更之從孟子似若得所從矣而不之答何也謂其志之失正也是知隨之為義大矣哉附羣枉而失衆正固不可附正人而枉一己尤不可必外不失人內不失己方為隨道之善象曰志舍下也上隨九四之丈夫下舍

初九之小子所隨若是疑無餘說矣當隨之時有賢
賢長之志則雖愚必明雖柔必强此隨有求得也
司馬温公曰三无中正之德而不凶者所隨得其人
也故君子謹志所從長者之慮則有全身之階小者
之慾則有危亡之漸易曰係丈夫失小子
九四隨有獲貞凶有孚在道以明何咎象曰隨有獲其
義凶也有孚在道明功也
得天下之心致天下之隨君道也九四以陽剛之才處

巽下
艮上

蠱元亨利涉大川先甲三日後甲三日彖曰蠱剛上而
柔下巽而止蠱蠱元亨而天下治也利涉大川往有事
也先甲三日後甲三日終則有始天行也

左氏傳曰風落山女惑男以長女下於少男亂其情
也風遇山而田物皆撓亂是為有事之象故曰蠱者
事也既蠱而治之亦事也自古治必因亂亂必開治
理自然也蠱之所以元亨者以能飭之耳飭之則弊

軻不能亟正之以不殖貨利之事故誘之以公劉之事是以巽而入乃聖賢之所常行而固守以盡其剛直亦未必能入之也雖然事親主恩事君主義又不可以一端求也

九三幹父之蠱小有悔无大咎象曰幹父之蠱終无咎也

任父之事而得失之相參九三是也夫行无專制事无由已有隱无犯子道之善也九三幹父蠱而有悔者必過剛失中改其親之弊政或不能无更革之迹

修其親之廢績或不能无作為之過故有小小之悔
然曰无咎者巽而得正能誨而行不終於專制所以
无咎雖然天下之理介於毫釐之間察之不精而害
道者不少父有爭子則不陷於不義而申生之辭適
以陷父則剛亦患於過中也子從父令不足為孝而
舜之克諧未嘗以順廢人之大倫則巽尤不可以失
正也夫剛而中巽而正子道之備也何至如九三是
非之相雜哉童溪曰九三剛過父之爭子也不從其

令以爭此小有悔也然其爭也所以免父於不義謂之非孝可乎此君子之所予故小象曰終无咎也

六四裕父之蠱往見吝象曰裕父之蠱往未得也

當頽敗而振起之幹父之蠱也當頽敗而委寘之裕父之蠱也六四以至柔之才爻位俱柔體艮之止止者怠柔者懦是无幹蠱之才安往而不吝父有作室曾不知勤其肯堂肯構之事厥父菑曾不知勤其肯播肯穫之事厥父曾不知勤其弗棄基業之事精

繼父而成幹蠱之治下應九二陽剛之臣是能用其譽髦之臣承以衆賢之德正禮樂明紀綱修制度新士習宣教化觀前人之耿光揚繼世之大烈幹蠱而用譽是為善而貽其親之令名也太甲成王皆以臣而用譽者也象曰承以德也謂其有桑中之德而繼成其親是以用致令譽也昔武王致文王之治大勳未集天下猶蠱亂也朋家作仇民志猶蠱惑也武王於此繼志述事幹文王欲治之蠱成周家无窮之休

臨元亨利貞至於八月有凶彖曰臨剛浸而長說而順
剛中而應大亨以正天之道也至於八月有凶消不久
也

喜陽剛之長幸君子之得時憂陰柔之長慮君子之
忘戒陽為君子陰為小人臨者二陽方長之卦二陽
浸長而徧臨四陰此吾道之元亨而利於貞正之會
也然自古天下未有治而不亂陽始於復而臨次之

陰始於姤而遯次之自復而臨二陽為泰四陽為大壯五陽為夬六陽為乾乾之後一陽又生而為姤二陰為遯由復至遯恰八月也二陽長而為臨二陰長而為遯聖人體天以臨民治不忘亂安不忘危存不忘亡當臨而戒遯故曰至於八月有凶陰道長而陽道消君子當知所戒也夫天下未嘗无君子亦未嘗无小人此盛則彼衰彼長則此消必然之理也泛觀古今之變元帝之世領尚書者望之周堪居拾遺者

至誠相感非由順上之命也

六三甘臨无攸利既憂之无咎象曰甘臨位不當也既憂之咎不長也

六三居下卦之上陰柔說體不中不正又乘二陽之進故不安而以甘說臨人失德之甚无所利也既知危懼而憂之持謙守正至誠自處則无咎也夫辱已佞人固小人之詖行遷善改過乃君子之盛心宣孟為仁為義而終不能全一身之節斐度有功有德而

終不能托六尺之孤此靡不有初鮮克有終吾未嘗
不惜其不終為君子也夷之從墨子而從孟子之
責陳平諫呂后而終能服王陵之義此不克厥初圖
惟厥終吾未嘗不嘉其不終為小人也六三所謂甘
臨者其便佞其善柔其便辟違道干譽脂韋嫵媚以
甘說臨人祇見其反道敗德傷風壞教何所往而利
然天下之生同一元氣降衷之初本无君子小人之
分謂其小人者特其稟氣之偏為習俗之誘爾使六

民親賢如此此至臨之所以无咎象曰位當也聖人贊以位之當非竊位蔽賢者比矣雖然正已而後可以親賢彌子未嘗不欲向孔子而孔子不主之為其不正也陽貨未嘗不欲任孔子而孔子不從之為其不正也在已能賢然後賢者以類從天下未有小人而能任君子者也朱氏曰臨以大臨小四居下之上為五所任而比於下得君而近民者也臨道尚近臨之至也

䷓ 坤下巽上

觀盥而不薦有孚顒若象曰大觀在上順而巽中正以觀天下觀盥而不薦有孚顒若下觀而化也觀天之神道而四時不忒聖人以神道設教而天下服矣

宗廟之禮所以致誠敬也散齋七日致齋三日祭之初迎尸入廟天子沃手而後酌酒沃謂之盥酌酒獻尸尸得之灌地而祭謂之祼祼之後三獻而薦腥五獻而薦熟謂之薦故獻之屬莫重於祼而盥者未祼

之時精神專一誠意未散不言之信發而為敬順之貌者顒顒如也故下觀而化金聲而玉振莫不有敬順之心及其薦獻禮文繁縟人心散而精一不若始盥之時矣觀之一字視於下也君子居上為天下觀如樓觀謂之觀者為觀於下則為觀為觀於下也君子居上為天下之表儀必極其莊敬則下民觀仰而化故為天下之觀當如宗廟之際祭而始盥之時不可如既薦之後則下民盡其至誠顒然瞻仰之矣觀之為義聖人以

德望而示人者也然聖人雖有以示人而所以示民者不在於粗迹猶祭祀之際見其盥潔之誠不見其薦獻之物正所謂上以神道設教則下以誠心從教也夫天生烝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彝好是懿德上天之載无聲无臭聲色化民是為末務聖人以神道設教想其未嘗示慶賞以為觀也不賞而民自勸未嘗示威怒以為觀不怒而民威於鈇鉞未嘗示足恭以為觀舊恭而天下如祭祀之際有誠敬之可仰无

物象之可見未施信而民敬惟見天下遷善遠罪不知王化之所由出作人息不知帝力之有在有孚則人心感信也有孚顒若則其道窈然而莫測以有孚仰之也以盥而不薦言則有孚此斯道之神不見而章不動而變无為而成鼓之舞之自得於神交精契之餘而莫知其妙也象曰大觀在上順而巽中正以觀天下此以卦體卦德釋卦名二陽在上而下為四陰

之所觀九五居中履正以陽剛中正之德為下所觀其德甚大故曰大觀在上順而巽合二體以取義中正以觀天下此又信九五之德足以觀示天下而然也又曰觀盥而不薦有孚顒若下觀而化也此觀以訓義釋卦辭也又曰觀天之神道而四時不忒聖人以神道設教而天下服矣此所以發明卦辭也天下之所以觀者聖人也聖人所觀者天也聖人何取於天哉以其不言之教見於四時之自行而无有差忒

愈微而小人愈彰矣此又益信易道之扶陽而抑陰也洪氏曰所以教者不過五教之目而五方之民異俗則其設教不得而縣施之修其教不易其俗所以入之易也

初六童觀小人无咎君子吝象曰初六童觀小人道也

童者蒙穉之未發如冲人之未有知也九五以陽剛中正大觀在上近之則見其道德之光而初六陰柔小人與五相遠蒙而无見如童穉然所見昏淺不能

不能見龍袞之禮孟子不及見班爵之制則君子固
或不可小知愚可為明棄可為強小人亦不可自畫
互鄉之童尚可以進潔已之功而長沮桀溺之避世
則局於蒙稚之見而不知自勉者也由童蒙之近觀
進而至於達人大觀小人未嘗不可進於君子也卦
以觀示為義據九五為主也爻以觀瞻為義皆觀字
九五也

六二闚觀利女貞象曰闚觀女貞亦可醜也

貞不過窺見婦德婦言婦容婦功之一節而已象曰
亦可醜也窺觀之見是特女子之利在丈夫言之則
為醜昔者褒姒哲矣而生厲階武后才智矣而禍唐
室是女子之利其巧慧周觀而不正曾不若蠢愚龐
厚而守正此六二之閱觀聖人曰女子貞亦予其利
也昔者子貢遊夫子之門猶不能无貨殖之心无多
言之累聞一知十自愧於回子貢之觀夫子其始也
殆不能見其全及其聞一貫之旨悟性與天道之說

然後知足以知聖人非復前日以言語闚夫子者不
然是亦闚觀之可醜也程氏曰二既不能明見九五
之道能如女子之順從闚覘其彷彿則不失中正乃
為利也雖能順從乃同女子之貞亦可醜也二陰柔
居內而觀外雖與五為應前為三四所蔽所見不明
如門中視物闚觀之象
六三觀我生進退象曰觀我生進退未失道也
生出也謂才德之出於己者六三柔居剛其位非正

然處上下之際上近觀光之賢則疑可進矣下比闚觀之儔則又疑其可退然六三處順之極能以至順之性順時以進退者也其曰觀我生而進必曰吾學可成乎吾業可精乎吾道果足以致君澤民乎如是而進必不觸於藩不入於坎窞之凶矣其進也何失道之有其曰觀我生而退必曰吾學問有未至乎吾德業有未進修乎吾果无偷生全軀之悔潔身亂倫之過乎如是而退必不困於石不據於蒺藜其退也

之君也六四切近其觀國之光想九五大觀在上如日在天明照四海輝耀八紘觀其人材則爵然而相輝觀其禮樂則煥然而有文觀其刑政則燦然而有條此時此際君道開明之時小人爝熄之日也六四既觀人君之德國家之治光華盛美如此孰不願進於朝輔戴之以康濟天下也古有賢德之人則人君賓禮之宜也象曰尚賓也尚謂志尚謂其既見君之明為邦家之光而志意向慕賓於王朝也雖然君子之

尚賓豈志於苟祿哉有光胥海隅之君則願為邦家之禹稷有光於四方之王則願為邦家之周召君子之仕也行其道而已矣楊氏曰六四俟明德之君而後進故其君尊尚之而賓其人下不輕一身則不輕一士矣其子近天子觀國也王訪於箕子尚賓也白雲曰君之光莫光於有德國之光莫光於用賢六三遠君方且自觀其身而圖進退六四則近君之位已進而觀國者也國有光焉非利用賓之時孰盖无進